

四、雲峰幻滅—— 民族聖戰的顛沛歲月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絕亡存續的關鍵。日軍在華北不斷進行軍事擴張，同時扶植偽政權，中日關係不斷惡化，國府內有中國共產黨的威脅，外有日軍不斷挑釁，局勢糜爛不堪。在一連串事件的積累後，終於爆發盧溝橋事變，從此揭開八年抗戰的民族血淚史。此後，梁鼎銘已無法安然地在一地創作，僅能在物資貧乏的條件下描繪出國人對日本侵略的無言控訴。八年抗戰期間，梁鼎銘的創作歷程可分為前期與後期，恰恰以太平洋戰爭爆發為臨界點。前期投入許多抗戰題材作品，最終因為蒙難於香港，自毀十餘件精品方能逃離日軍掌控。此後輾轉中國各地，以鬻畫維生，艱苦卓絕，難以言說。



[左圖]
梁鼎銘在金門戰地
寫生時留影。
[右頁圖]
梁鼎銘
流亡圖（局部）
1938
油彩畫布
112×162cm



隱忍避禍，控訴暴行

梁氏三兄弟在抗戰期間，又銘、中銘供職後方相對穩定。鼎銘全家在抗戰前期則顛沛四方，如入虎穴，九死一生，舉家輾轉於溝壑。他卻依然舉筆彩繪抗戰史畫，其精神令人動容。即使貧困如此，他不改對藝術的熱忱，四處舉行個展。

梁鼎銘繪畫紀錄著一部民族爭取自由獨立的奮鬥史。他以為民族作史，以藝術鼓舞人心士氣為職志。抗戰爆發之前，中國面對帝國主義之經濟榨取、政治威迫、軍事侵略，其中尤以日本之手段最為陰險，欲置民族為奴隸，其野心最甚，其採取之暴行最為殘酷。梁鼎銘戰畫始於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為起點，經歷北伐統一中國的民族戰爭，爾後因出國考察歐陸數百年戰畫，獲得關鍵性的突破與發展。可惜，他在藝術創作

[左圖]
梁鼎銘 長女丹美 1950
油畫畫布 46×37.5cm

[右圖]
梁鼎銘 二女丹丰 1950
油畫畫布 46×37.5cm



具有驚人突破之際，遭逢中日戰爭的爆發，流離四方。中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免除帝國主義宰制的關鍵戰役。中國軍民經歷艱苦的八年抗日，犧牲慘重，迫使帝國主義者廢除不平等條約，臺灣得由殖民主義者手中獲得解放。抗戰號角一起，梁鼎銘戰史畫由北伐重大戰役之描寫，一轉為民族存亡的淒涼史詩，由昂揚變為轉折的低吟。

1937年春天，梁鼎銘長子梁小鼎六歲因病夭折，「盧溝橋事變」爆發於1937年7月7日，史稱「盧溝橋事變」，揭開「中國抗日戰爭」、「八年抗戰」的序幕。7月11日三女丹平出生於南京，加上前幾年梁家長女丹美、次女丹丰相繼問世，人口增加在戰前是興旺之事；在戰時，大量人口在遷徙頻繁，糧食短缺之際，則意味著嚴峻考驗。

1894至1895年之間的日清戰爭被稱為「第一次中日戰爭」，西方史稱「七七事變」為「第二次中日戰爭」。然而，對於日本史學家而言，有學者將美國培里提督的黑船事件到大東亞戰爭為止，稱為「東亞一百



[左圖]
梁鼎銘 三女丹平 1950
油彩畫布 46×37.5cm

[右圖]
梁鼎銘 四女丹貝 1950
油彩畫布 46×37.5cm



[左圖]
梁鼎銘 次子灼華 1950
油彩畫布 46×37.5cm

[右圖]
梁鼎銘 六女丹卉 1950
油畫畫布 46×37.5cm

年戰爭」；也有學者將中日甲午戰爭到大東亞戰爭為止，稱為「五十年戰爭」；也有將1931年滿洲事件到1945年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投降為止的日本戰爭，稱為「十五年戰爭」。大體而言，中、日在「盧溝橋事變」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間的四年期間稱為「第二次中日戰爭」。在中日之間，對於這場長達八年的戰爭，有不同立場。中國在「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十天的7月17日，由中華民國最高領袖，亦即國民政府行政院長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在江西發表〈最後關頭〉演說，史稱〈廬山聲明〉。聲明中強調中國熱愛和平，不求戰，非到最後關頭，只能應戰，「萬一真到了無可避免的最後關頭，我們當然只有犧牲，只有抗戰！但我們的態度只是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後關頭，逼不得已的辦法。」在〈廬山聲明〉中，稱此事件為「盧溝橋事變」。同年9月日本第一次近衛內閣的內閣會議當中，稱此為「支那事變」，顯然在軍部與內閣之間各有不同觀點與盤算。1941年12月9日，

國民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東條內閣於12月10日，在內閣會議將此事變提升為戰爭，稱其為「大東亞戰爭」的一部分。這是歷史上少有的一場持續四年實質戰爭，卻沒有正式彼此宣戰的戰役。

日本主要在於考慮到美國中立法，深怕受到此一法律牽制。中國一方希望獲得物資輸入，日本一方則避免受到美國中立法的經濟制裁，期望及早結束戰爭。雙方各有盤算，當然對於南京的國民政府而言，數年來不斷隱忍的目的無非希望爭取時間，準備國力。1932年5月15日，東京爆發首相犬養毅被暗殺事件，史稱「五一五事件」；1936年2月26日爆發「二二六事件」，年輕軍官叛變，數名閣員被斬殺，政治局勢已然動盪不已，保皇派匿聲，軍部主戰勢力逐漸高漲。這個君主立憲的帝國主義，澈底走向侵略型的法西斯政權。

「七七事變」後華北局勢未曾稍解，形勢更加惡化。7月下旬北平淪陷，7月31日蔣中正發表〈告抗戰全體將士書〉，正式宣布「既然和平絕望，只有抗戰到底」，8月15日下達全國總動員令，設置大本營，蔣中正被推為大元帥，統帥陸海空軍，各地大規模戰役逐次開展。「盧溝橋事變」之初，日本於9月2日將「華北事變」定位為「支那事變」，喊出「三月亡華」口號，攻占北京，出兵上海，試圖於短時間內，迫使國民政府屈服。11月梁鼎銘從廬山被召回南京，出任「宣傳委員會」第三組專員。11月20日上海淪陷，局勢逆轉，國府正式宣布遷都重慶。國府對於首都的戰、守之間爆發激烈爭論，終至倉促撤出南京，12月12日在守備不足、舉足失措之際，南京淪陷。梁鼎銘隨軍撤往武漢，領導漫畫隊、戲劇隊、藝術股等工作人員，從事抗戰宣傳。

這段中國抗戰的血淚，促使梁鼎銘的戰畫邁向另外階段，由帝國主義侵華、北伐統一戰爭，邁向民族存亡的一場聖戰。中日戰爭前四年是一場未宣而戰的戰役，最大規模戰役爆發於1938年6月11日到12月25日之間的武漢會戰。1938年5月5日日本近衛內閣改組，頒布「國家總動員法」，正式進入戰爭總動員時期。因為不到一年的軍事行動，日本軍事受到嚴重牽制與耗損，國計民生受到的損害超出預料。日本政府為期

重見血刃圖詩

追思淪陷諸都市
酷似晴天暴雨起

腥雲捲地騎陽斜
敵愾同仇為壯士

高齡少婦步蹣跚
裏足深閨人未還

彈雨絲絲交通斷
如狼似虎入門初

瀕漫已變舊河山
詩禮人家變野廬

蔓延煙火三千尺
萬水千山遷國門

到此驚魂亂枕席
治亂興衰何所屬

相看生命羽毛輕
原子初聲分裂時

突現狰狞怪語客
如狼似虎入門初

果然殘暴事非虛
畫成竟欲藏山寺

霎時禽獸不相異
畫成竟欲藏山寺

一幕真圖出書筒
痛心血筆寫腥風

假真價值來相問
畫成竟欲藏山寺

不問鄉親淚斷垣
待時開展訴人群

猝逢戰事不能歸
治亂興衰何所屬

生靈百萬盡啼饑
轉畫仁人髮上指

或止啼聲聞血刃
原子初聲分裂時

已成千百淚痕紙
揮毫豈忍傷心髓

偶駕飛機瞰舊墟
擐胸再讀興亡史

五方山嶽海江湖
何使人為血刃圖

老少堂中心目眩
民國二十七年余在武昌戰畫室完成血刃圖

如狼似虎入門初
費時三閱月

瀕漫已變舊河山
攜之香港擬遷美洲

蔓延煙火三千尺
未及登輪而太平洋戰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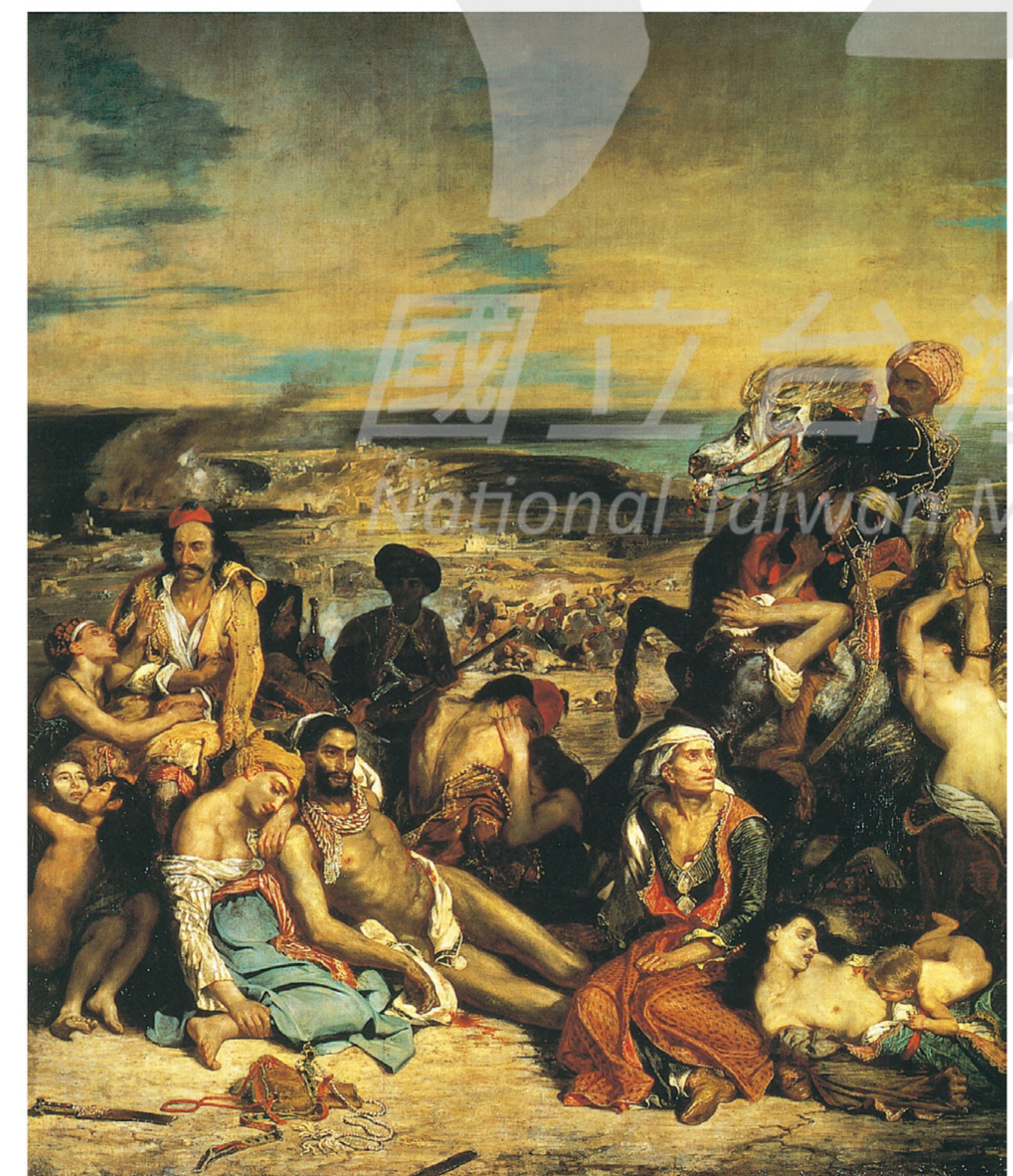
到此驚魂亂枕席
余受困于炮火下

[右頁下圖]

梁鼎銘 血刃圖 1938
油彩畫布 112×162cm
國立台灣美術館藏

[下圖]

德拉克洛瓦 希奧島大屠殺
1823-24 油畫畫布
419×354cm
巴黎羅浮宮典藏



圖為梁鼎銘僅存的一幅大型油畫戰畫。描寫日軍侵入百姓房內，殘酷屠殺的情景。老弱婦孺盡被屠殺，前方屍體累累，襁褓中的嬰兒掙扎哀嚎，垂死的母親依然不忍放手。這些婦女顯然被日軍強暴後才加以屠殺。畫面上盡是哀嚎、吶喊的淒涼景象。背後黑暗中的日本士兵以尖刀，指向瀕死的婦女。婦女淚流滿面，掙扎護子。偉大的母親含辱偷生，苟全性命而不能，唯圖能保護襁褓中的幼童。這樣卑微的想望恐怕無法如願，沾染著血腥的刺刀，依然流淌著族人的鮮血。誰來救他們呢？這幅作品展現出梁鼎銘在解剖學上的成就，前方女性軀體，在光線下顯示出自皙肉體，結實而豐美，然而強梁匪

能於短期內逼迫國府投降，發動武漢會戰。當時，國府雖然宣布遷都重慶，因為倉促遷都，許多軍事設施、工業設施及物資都集中於武漢。武漢當時人口兩百萬人，為戰前第二大城。此時，梁鼎銘也隨著國府軍隊遷移到武漢，設置戰畫室於武昌。他的抗戰初期的大作完成於此。

抗戰前期，梁鼎銘在武昌的戰畫室內創作了著名的〈血刃圖〉、〈流亡圖〉(P.87下圖)、〈火鞭圖〉(P.84)，遷往成都後，完成〈鶴行虎躍〉(P.86上圖)、〈不共戴天〉(P.85上圖)。養病於峨嵋山時，創作〈月色腥風圖〉(P.85下圖)、〈敵愾同仇〉(P.87上圖)等作品。這些作品都以油畫創作居多，主要描繪日軍暴行，中國百姓顛沛遷徙、英勇抗日的事蹟。〈血刃

圖〉為梁鼎銘僅存的一幅大型油畫戰畫。描寫日軍侵入百姓房內，殘酷屠殺的情景。老弱婦孺盡被屠殺，前方屍體累累，襁褓中的嬰兒掙扎哀嚎，垂死的母親依然不忍放手。這些婦女顯然被日軍強暴後才加以屠殺。畫面上盡是哀嚎、吶喊的淒涼景象。背後黑暗中的日本士兵以尖刀，指向瀕死的婦女。婦女淚流滿面，掙扎護子。偉大的母親含辱偷生，苟全性命而不能，唯圖能保護襁褓中的幼童。這樣卑微的想望恐怕無法如願，沾染著血腥的刺刀，依然流淌著族人的鮮血。誰來救他們呢？這幅作品展現出梁鼎銘在解剖學上的成就，前方女性軀體，在光線下顯示出自皙肉體，結實而豐美，然而強梁匪

梁鼎銘 重見血刃圖詩 1957 詩書 20×158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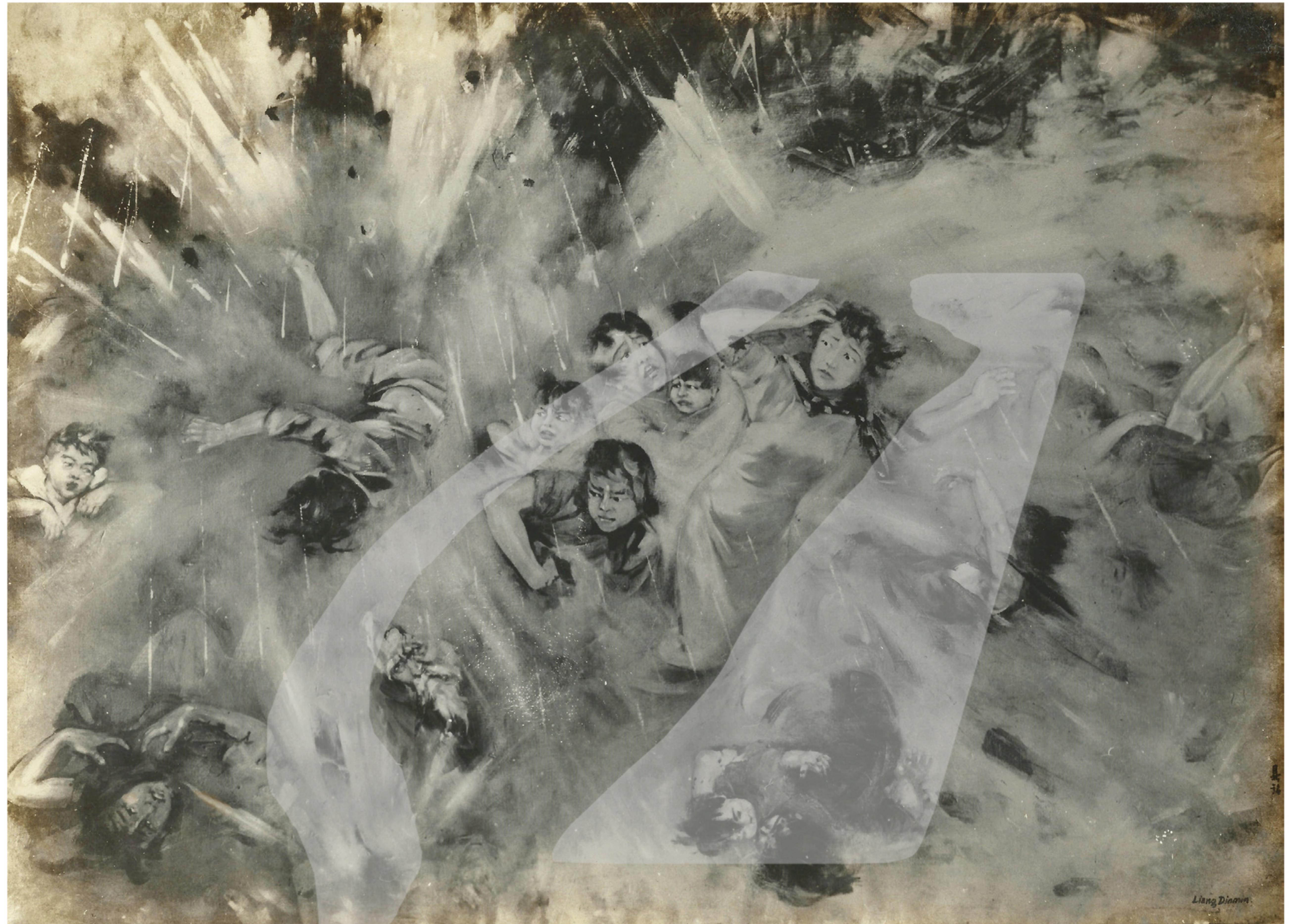
釋文：重見血刃圖詩

追思淪陷諸都市 酷似晴天暴雨起 膾雲捲地騎陽斜 敵愾同仇為壯士 高齡少婦步蹣跚 裏足深閨人未還 彈雨絲絲交通斷
瀕漫已變舊河山 蔓延煙火三千尺 到此驚魂亂枕席 相看生命羽毛輕 突現狰狞怪語客 如狼似虎入門初
老少堂中心目眩 果然殘暴事非虛 霎時禽獸不相異 一暮真圖出書筒 痛心血筆寫腥風 詩禮人家變野廬
市場不是尋常邱 假真價值來相問 不問鄉親淚斷垣 品題或比卞和玉 或擬霓裳羽衣曲
猝逢戰事不能歸 生靈百萬盡啼饑 或止啼聲聞血刃 真圖重演亂魂飄 待時開展訴人群
已成千百淚痕紙 偶駕飛機瞰舊墟 五方山嶽海江湖 掴胸再讀興亡史 轉畫仁人髮上指
民國二十七年余在武昌戰畫室完成血刃圖 攝之香港擬遷美洲 未及登輪而太平洋戰起 余受困于炮火下 未謀脫險計
燬畫數百件 血刃圖為僅存之物 藏于友處 一別十年 時在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間 遂得重見 無限傷感 憶十年前畫成之日
有劉安農先生為之四十韵長詩 再三誦讀 興而和之 自唱之時 感劉先生已作古人三載矣 若其靈知 陰陽合唱 不亦氤氳中之妙事乎
民國三十七年草
民國四十六年鼎銘畫陳列室落成 歡迎友好參觀之前夕書此

款示：戰畫室主鼎銘

鈐印：鼎銘





梁鼎銘 火鞭圖 1938
油彩畫布 112×162cm

徒，卻不見蹤影，躲於門後。此作令人想起德拉克洛瓦作品〈沙達那帕爾之屠殺〉的場景，或者說是〈希奧島大屠殺〉(P82下圖)。屠殺事件，往往施之於手無寸鐵的女性，極盡殘忍。〈沙達那帕爾之屠殺〉乃描繪這位波斯國王在王國毀滅之際，將珍寶、寶馬及後宮女子一併屠殺的殘暴故事。〈希奧島大屠殺〉則是描繪希臘獨立戰爭中，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屠殺希奧島上將近五萬居民的慘狀。梁鼎銘的〈血刃圖〉(P83下圖)、〈月色腥風圖〉都是描寫日寇屠殺手無寸鐵的女性的畫面，殘忍至極，令人髮指。

〈流亡圖〉(P87下圖)描寫中國民眾流離失所的慘狀。前方老者即將倒地，下方已是倒地死去的屍體。左邊是兩位女性擠在一把雨傘下，抱著一位嬰兒，整體構圖以由前而後綿延不絕的流亡百姓為主題。他們在無情風雨中，不斷前行，他們向著我們的視線前進，不斷逼近。畫面流淌



著淒苦、不安。〈流亡圖〉與〈鶴行虎躍〉(P86下圖)都是描寫老弱婦孺離鄉播遷的場面，扶老攜幼，忍飢挨餓，哀鴻遍野。

日本從1938年4月起舉行大規模空襲行動，並於6月起發動一連串攻勢，希望一舉殲滅國軍，展開史上最大規模的武漢會戰，11月2日終於攻陷武漢行營。國府則捨棄武漢，將主力遷往重慶，進行長期抗戰。在武



[右頁上圖]
梁鼎銘 不共戴天 1939
油彩畫布 100×245cm

[右頁下圖]
梁鼎銘 月色腥風圖 1939
油彩畫布 122.1×244.2cm



[上圖] 梁鼎銘 鶴行虎躍 1939 油彩畫布 100×240cm

[下圖] 1932年，梁氏夫婦琴瑟和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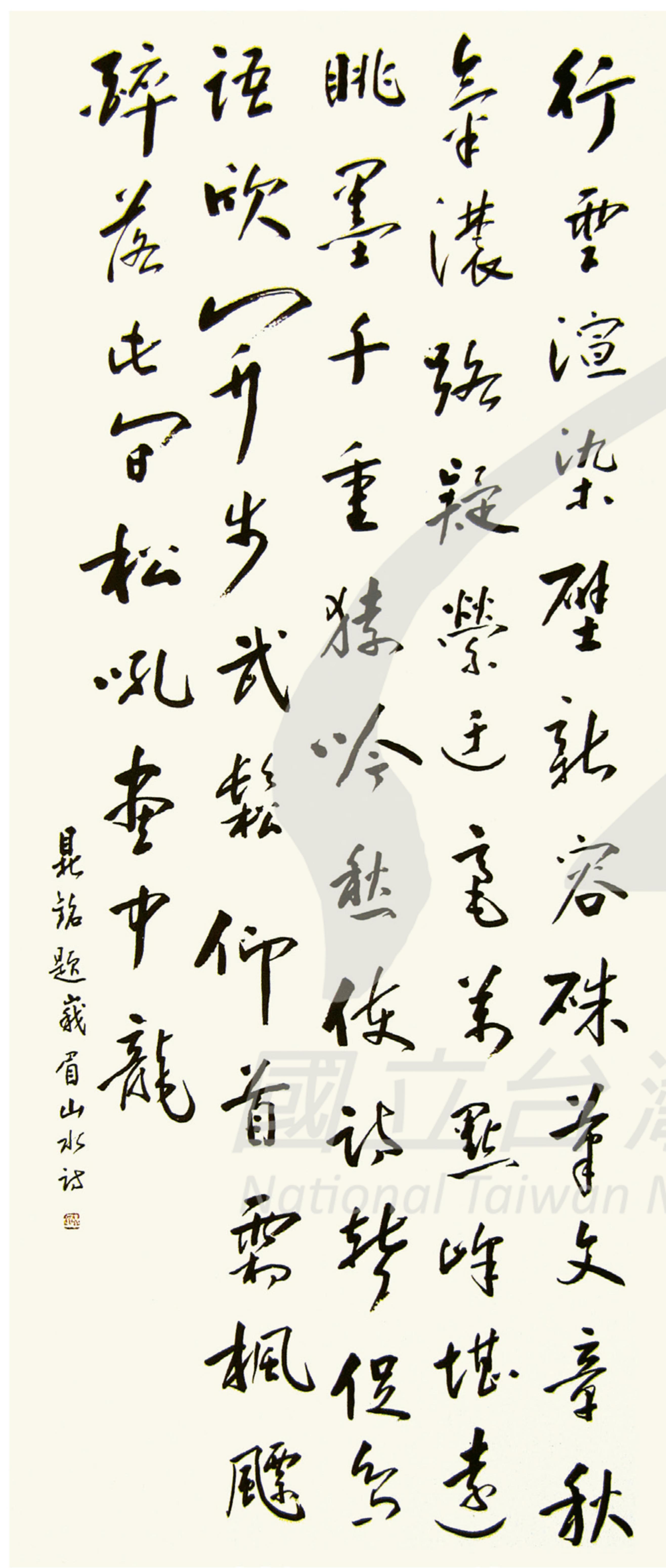
漢會戰前，梁鼎銘於5月1日即調往軍事委員會下的設計委員會，同年秋天進入四川。遷徙途中，他贈夫人李若蘭詩〈題贈李若蘭互勉〉：「十年夫婦敬如賓，蜀道艱難倍見親；曾憶詞人泥塑話，從今你我已均匀。」梁鼎銘與李若蘭結褵後，琴瑟和鳴，傳為佳話。李若蘭能琴，兼善書畫，與梁鼎銘相互唱和。抗戰號角一起，梁鼎銘夫婦攜子女奔走東西，情深意濃，無有猜疑。梁鼎銘試舉管道昇詞作為比擬，足見兩人情愛之深。此後，開始梁鼎銘的成都時代。1939年梁鼎銘罹患頭眩疾病，前往峨嵋山養病。前往峨嵋途中，日軍空襲警報不已，他留下詩歌〈往



梁鼎銘 敵愾同仇 1939 油彩畫布 122×244cm



梁鼎銘 流亡圖 1938 油彩畫布 112×162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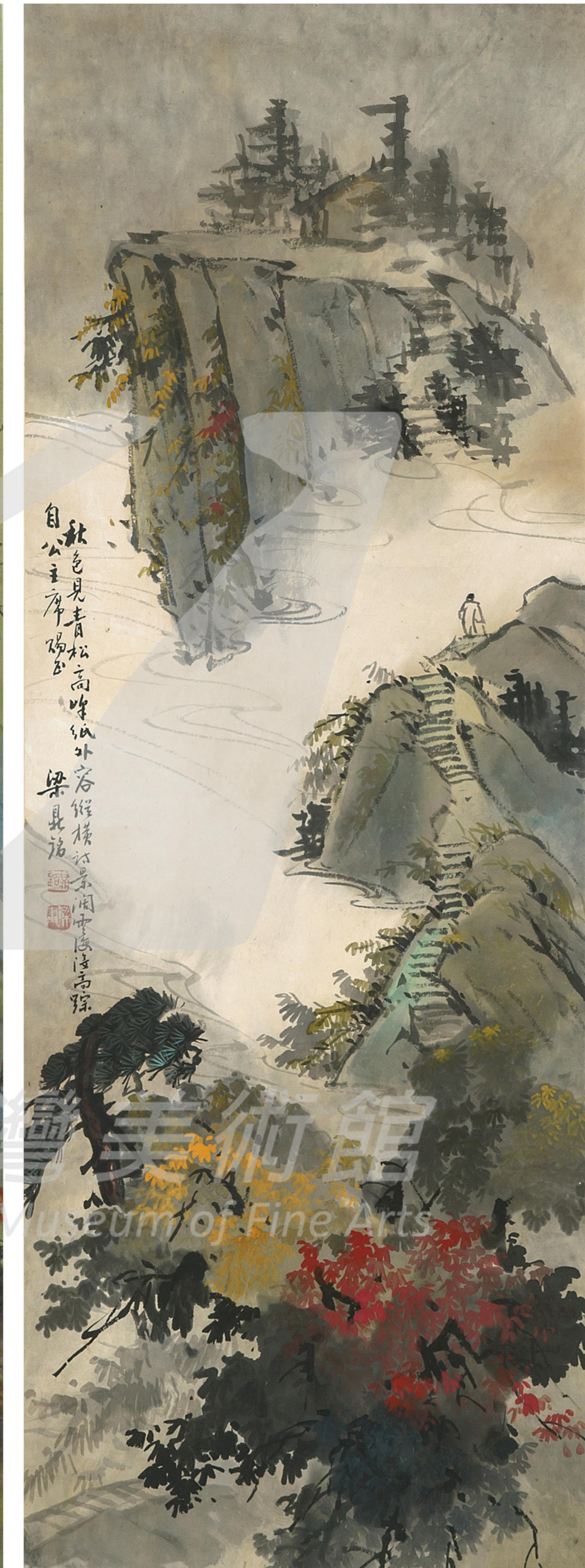
梁鼎銘 峨眉(嵋)山水詩——行雲 年代未詳 行書 112×56cm
釋文：行雲渲染染壁新容 珠筆文章秋氣濃 路疑縈迂毫萬點 峰堪遠眺墨千重
猿吟愁使詩聲促 烏語欣開步武鬆 仰首霜楓飄醉落 此間松吼畫中龍
鼎銘題峨眉(嵋)山水詩
鈐印：鼎銘

峨嵋縣城警報見月〉：「一氣橫空見月華，驚鴻遍野息蒹葭；銀河北斗先藏匿，警報人間即棄家。」又有：「警報出城見月華，沿溪雲氣影蒹葭；難民圖稿親人像，一片秋涼野是家。」這幾首詩歌，道盡逃難的辛苦，有家難歸，荒野為宿。這段峨嵋山養病期間，梁鼎銘與報國寺果玲法師互有唱和，結為方外交，除在此作畫之外，也彼此彈琴酬酢，相期鋸取松樹以為琴材。「蕩蕩巍巍入目青，雪松高處作音屏；如何盡把朱絃上，此願還須託果玲。」果玲法師於1937年被推舉為「峨嵋山佛教協會會長」，饒具資望。梁鼎銘頗有奇才，每從事一事必到精熟方能罷手。他善於操琴，亦兼能西洋小提琴。他非現代藝術家，僅只專善於繪事，而是一位深具傳統文人精神的藝術家。他在〈晨起散步〉詩歌中，描寫著與家人苦中作樂的樂觀之情。「秋涼邁步待曙天，丹美丹半繞膝前；陌路遙遙山道遠，山巒曉氣入雲煙。」養病期間，能以片刻得享天倫之樂，若非放達之人，恐難如此。

梁鼎銘病癒後，1940年被任命為綦江「軍事委員會戰工幹部訓練團」上校教官，兼任藝術訓練班主任。這段期間他在抗戰大後方，生活雖然拮据，卻也算是穩定。然而隨著國府亟需突破孤



梁鼎銘 峨眉山水 30年代 水墨設色 94.5×35cm
釋文：點點硃砂氣象秋 老松常翠狀龍虬
峰前雲海詩聲放 不問山高與水流 梁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梁鼎銘 峨眉山水 年代未詳 水墨設色 96×35cm
釋文：秋色見青松 高峰紙外容 縱橫詩景闊 雲海沒高踪
自公主席賜正 梁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左圖]
1951年，郎靜山鏡頭下的
梁鼎銘在東京樹下彈琴。



[右圖]
梁鼎銘演奏過的古琴，現
在靜靜地掛在臺北故居自
宅牆上。（王庭戎攝）

立、獨撐抗戰的艱苦局面，思擬派遣嫻熟藝術的人才前往美國，藉由文化交流來鼓吹中美關係，加強抗戰宣傳。1941年國府曾派畫家張書旂以外交使者身分赴美宣揚美術。梁鼎銘亦膺此重任，他攜帶大量戰畫並攜家眷到青城山，再行竹根灘，準備前往美國宣傳。為此，舉家搭機前往當時仍被英軍控制的香港。

香江蒙難，忍痛毀畫

梁鼎銘攜帶十餘件百號作品，舉家來到香港，準備前往美國。他希望透過繪畫喚起美國支持，聯繫中美情誼，控訴日本施諸於中國百姓的暴行。此時，日本代表團已經在美國進行會談，中華民國也擬舉行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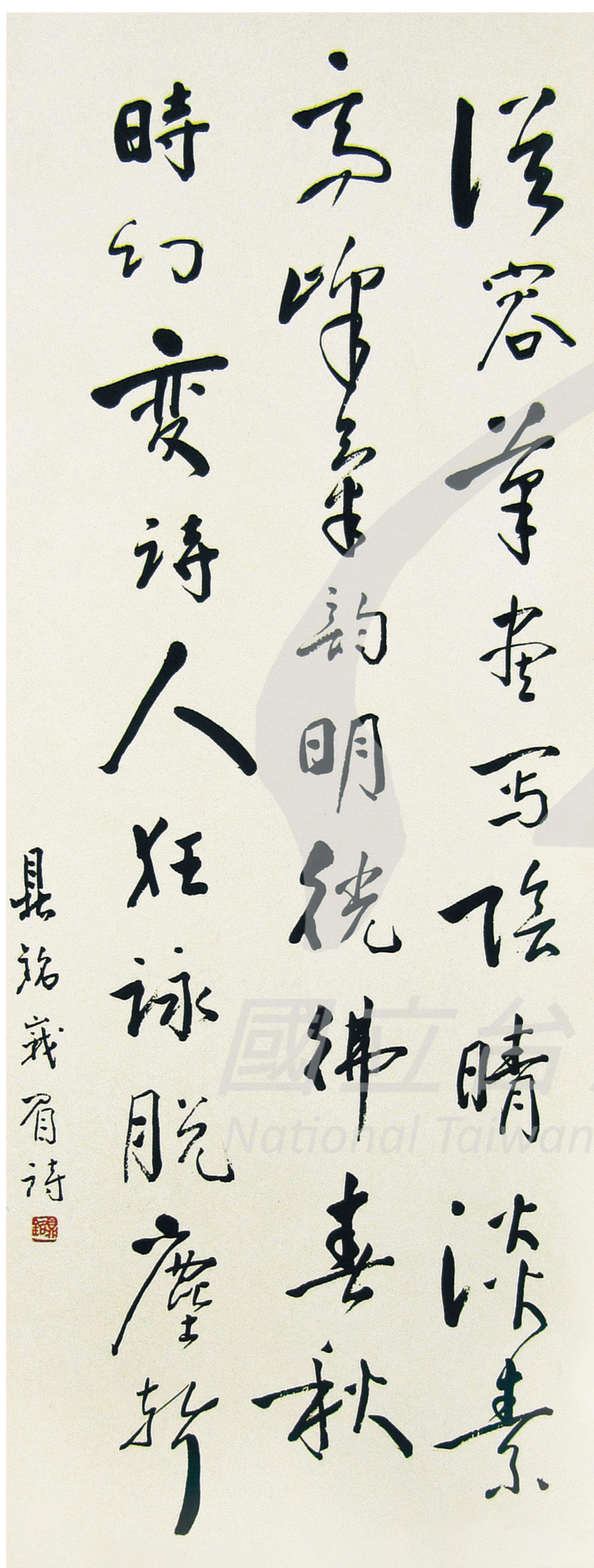
日文宣戰。為此，國府派遣梁鼎銘前往美國，進行文化外交。他在飛往香港的機上留有詩歌：「蝸牛今也附鵬身，怒氣騰空遠後塵。」來到香港，等待船隻，準備搭船赴美。中日之間經歷四年不宣而戰的艱苦戰鬥，各以外交戰試圖突破困境。

日本為了澈底擺脫泥淖，喊出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口號，擬定南進政策，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在香港事變前三天，梁鼎銘舉家到了香港。日軍於12月8日進攻香港新界，25日夜晚駐港英軍投降。期間，梁鼎銘全家正在香港，局勢急轉直下。「半夜槍聲醒夢魂，悍哉偷渡海濤掀；迎眸科學金湯固，料是英人功業存。」梁鼎銘在《戰畫室主詩集》之三〈橫虹飛水集〉下篇描述香港蒙難的情景。日軍半夜偷襲香港，梁鼎銘期待強大的英國軍事，足以固守此彈丸之地。可惜英軍不敵，終在聖誕節夜投降，「如何聖誕祝心節，淚塞人咽又一腔。」投降日史稱「黑色聖誕夜」，從此香港落入「三年零八個月」的血淚歲月。日軍侵凌，大英帝國的謙謙紳士，奈何淪為階下囚。對於日、英及中、日關係，梁鼎銘諷刺地說：「興亞機關偽共鳴，為僂忘卻舊時盟；腥風槍勢成新序，辱我榮他稱共榮。」英國總督楊慕琦投降，英國人士被關入

【關鍵字】

香港「三年零八個月」

「三年零八個月」是指大日本帝國占領英屬香港的期間，由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投降，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對香港而言，這段歲月是其被殖民後最為黑暗與痛苦的記憶。1938年10月1日廣州淪陷，日軍駐守深圳河北岸與英軍隔岸對峙。中國抗戰期間，香港居民從一百萬人增加到一百六十萬人。1941年12月8日，日軍攻擊香港駐軍，25日英軍投降，稱為「黑色聖誕夜」，英軍被俘一萬人。1942年2月20日，日本成立香港占領政府，磯谷廉介中將出任總督，其地位等同臺灣、朝鮮，因此並未成立傀儡政府。3月成立民政部，將港島畫分為十二區，九龍島九區，新界七區，並頒布住民身分證。日本占港期間，破壞古蹟，諸如南宋帝昺逃難到香港的遺跡宋王臺、九龍城寨及一些書院都遭破壞；糧食不足，日本實施歸鄉政策，使得香港居民陡降到六十萬人。不少人餓死於途中，虐殺事件、慰安婦事件等層出不窮。此外，日本也在港推動日文教育。整體而言，日本統治香港期間破壞性居多，因此港人稱此「三年零八個月」是一段苦難的歲月。梁鼎銘逃難香港期間，經歷日軍占領香港的初期，一切混亂，日本統治尚未底定。



集中營，日軍司令酒井龍中將在九龍半島設置軍政府，兼辦民政，七天後「興亞機關」在香港大酒店成立。占領軍軟禁香港著名仕紳顏惠慶、許崇智及胡文虎等人，脅迫合作，逼迫出任要職。興亞機關乃為日本情報機構，華人紛紛抵抗，這些仕紳們不為所屈，或逃亡或嚴峻拒絕。

此時，逐漸傳出梁鼎銘人在香港擬往美國的消息。他們身處險境，如被拘捕，將被陷不義之地。為求脫困，梁鼎銘忍痛將自己的精心創作幾乎毀去。對一個藝術家而言，如此舉措宛如扼殺自己心愛之物，其痛心足以想見。這次的損失無法彌補，〈流亡圖〉(P.87下圖)、〈火鞭圖〉(P.84)、〈月色腥風圖〉(P.85下圖)等抗戰名畫遽然毀於自己手中，〈血刃圖〉(P.83下圖)則藏於他處。梁鼎銘全家獲得香港華僑商會幫忙，喬裝成難民乘船出逃。他們一行人行色匆匆，終於抵達廣東省肇慶。他填詞〈鷓鴣天〉，說明此番危險，訴說忠貞之心。「聖誕歌中羯鼓聲，攜將幼弱搶歸程，荊棘遍地難移步，豔態如今反怨鄉，呼負負，重行行，天涯非遠遠神京，不辭跋涉離魔窟，一片丹心比玉瑩。」

香江蒙難後，梁鼎銘開始他周遍中國西南的旅程，教書、鬻畫、展覽等歷程，從廣東而廣西。1942年梁鼎銘出任柳州中正學校校長，隔年到湖南省衡陽舉行個展，



1941年，逃難途中。從香港脫險歸來於鼎湖山留影。

題詞〈鷄鴟天〉：
聖誕歌中羯鼓聲
攜將幼弱搶歸程
荊棘遍地難移步
豔態如今反怨鄉
呼負負，重行行
天涯非遠遠神京
不辭跋涉離魔窟
一片丹心比玉瑩

1944年並於湖南長沙、貴州省貴陽兩地舉行畫展。然而，此時遭遇抗戰後期日本最後的大規模軍事作戰。1944年4到11月之間，日本舉行「一號作戰」，中國稱之為「豫桂湘會戰」。日本先遣部隊抵達貴州獨山，頗有直插重慶之態勢，陪都為之震撼，英美駐節人員將擬撤離。梁鼎銘在此次攻擊中，撤往內地。

香港蒙難後數年，〈血刃圖〉失而復得，梁鼎銘自述此圖創作經過：「民國二十七年，余在武昌戰畫室，完成血刃圖，費時三閱月，攜之香港，擬遷美洲，未及登輪，而太平洋戰起，余受困於炮火下，為謀脫險計，毀畫數百件，血刃圖為僅存之物，藏於友處，一別十年。時在民國三十七年二月間，遂得重見，無限傷感。憶十年前畫成之日，有劉安農先生為之四十韻長詩，再三誦讀，興而和之，感劉先生已作古人三載矣！若其靈知陰陽合唱，不亦氤氳中之妙事乎？」

此作遺失於梁鼎銘香江蒙難的危難之間，復得於國府敗績於大陸之際，始證梁鼎銘作品與戰爭相始終。

[左頁圖]
梁鼎銘 峨眉（嵋）詩
從容
50年代 行草書法
95×38cm
釋文：從容筆墨寫陰晴
淡素高峰氣韵明
彷彿春秋時幻變
詩人狂詠脫塵聲
鼎銘峨眉（嵋）詩
鈐印：鼎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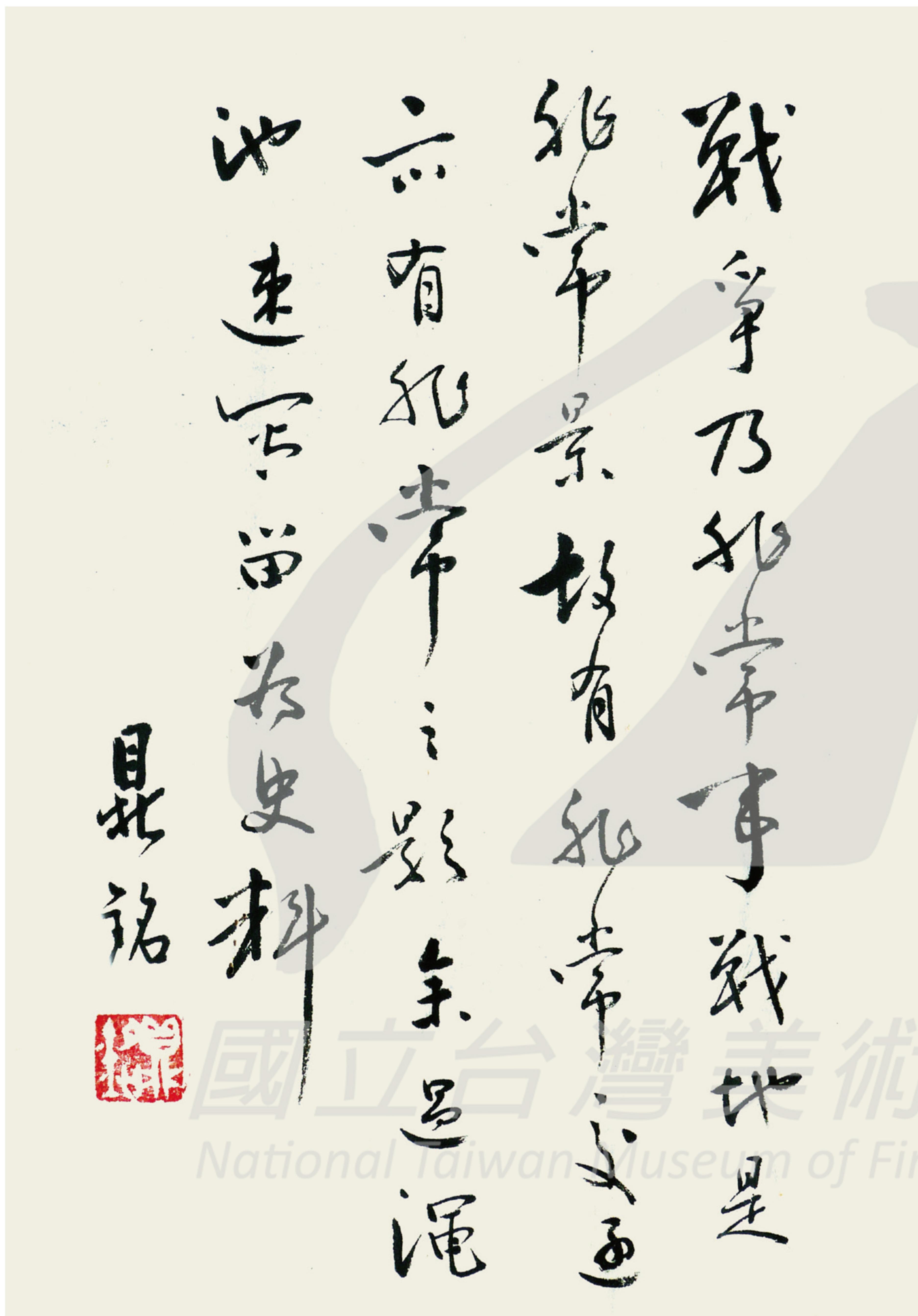
戰後的片刻喘息

雖然二次大戰落幕，國共內戰的衝突隨即暗潮洶湧，無人能逆料國家的未來。1945年8到10月間，蔣中正與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舉行協議，發表「雙十協定」，根據協議雙方議定裁軍及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隔年1946年3月到1947年9月，國府派胡宗南攻占延安，共軍事前獲得消息，早已撤離延安。國共之間貌合神離的假象澈底破滅，此後，國共之間正式進入了打打停停階段。然而，內戰逐步發展為對國府不利局面，1948年9至11月之間的遼西會戰（遼瀋戰役）使得國府喪失東北戰場優勢，1948年11月6日到1月10日的徐蚌會戰使得國府主力軍隊澈底被擊潰。1948年11月29日到1949年1月31日之間的平津會戰再次失利，局勢已難逆轉，雖欲據守長江天險以和談，毫無可能。

在政治上，國民政府持續推行憲政，1947年12月25日在國共內戰中實行憲政。中共在蘇聯支援下，順利接收日本關東軍武器與裝備。只



金圓券的發行，使得通貨膨脹急速飆高。



是，國內經濟民生卻發生嚴重問題，國府為解決金融困境，1948年8月到1949年9月之間發行金圓券。金圓券的發行使得通貨膨脹急速飆高，貨幣貶值達兩萬倍，中產階級受到嚴重打擊，國府的支持層崩潰。戰後三年不到，國民政府在大陸統治的權威急速衰退。這三年間國家局勢快速變

梁鼎銘 戰爭乃非常事
年代未詳 書法
24.5×17cm
釋文：戰爭乃非常事
戰地是非常景
故有非常交通
亦有非常之影
余過灘池遠寫留為史料
鈐印：鼎銘

動，恐非一般人所能想像。

抗戰勝利到政府遷臺期間，梁鼎銘風塵僕僕往返於杭州、東北、臺北及廣東之間，棲棲遑遑，恐難自安。對於梁鼎銘而言，這樣變動的時局當中充滿著許多機會，同時也隱藏無限危機，稍有不慎恐將留下難以挽回的遺憾。

抗戰勝利後，梁鼎銘舉家由大後方遷回所謂戰前的「淪陷區」。相對於抗戰大後方那被日軍轟炸得體無完膚的重慶，大陸東南地與東部地區，因為日本占領區及偽政府所在地，較少受到毀壞。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宣布「還都令」，凱旋回到南京。戰後，中國共產黨在蘇聯的強大奧援下，快速累積實力，準備放手一搏，國府也因為接受大量美國軍事援助，信心十足地伺機殲滅共黨。顯而易見，自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後，為了在戰後廢墟站起來，必須迅速使政府運作恢復正常。與此同時，必須面對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快速膨脹的軍事力量，國共之間的舊恨在一致對外的敵人倒地之後，內戰的火花一觸即發。對於一般百姓而言，最重要的並非價值紛爭或者理念的堅持，而是穩定的生活。然而國內經濟百廢待舉，金融問題更為嚴重。

戰後梁鼎銘的繪畫素材轉趨於水墨畫作品，戰畫油畫作品突然變少，或許與他的興趣及時代有關。因他於抗戰後期在國府無要職，戰後自然無須透過戰畫來鼓舞民心，再者，日本投降一時全民陶醉在和平氣氛當中。抗戰勝利後梁鼎銘舉家返回上海，他在此與家人團聚，並於1946年4月23-24日兩天期間，於上海新生活俱樂部舉行百餘幅作品的展覽，同年亦在昆明舉辦畫展。此後他遷往杭州，大多以水墨畫創作居多。

1946年冬天，梁鼎銘應吉林省主席梁華盛之聘任，前往長春出任中正藝專校長。梁華盛為黃埔一期學生，歷經東征、北伐、剿匪、抗日等戰役。1946年3月蘇聯退軍，國軍接收東北，紛爭隨即爆發。梁華盛於6月初任吉林省代理主席，10月真除。他出身於廣東茂名，黃埔軍校期間早與梁鼎銘為舊識，故邀請梁鼎銘前往籌設中正藝專。他的父親梁海珊曾經追隨孫文革命，為了紀念父親，並在東北籌辦海珊中學。只是，東





梁鼎銘 山師 1946 水墨設色
136×66cm
釋文：山谷老禪師 酣睡蛇鼠欺
今朝一吼起 目電懾熊羆
戰畫室主鼎銘捷筆
鈐印：鼎銘 梁畫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梁鼎銘
貝貝與雞
1946
油彩畫布
102×71cm



此為難得一見的鼠鬚筆。該筆是梁鼎銘1946年在昆明開畫展時的受贈品；因適逢當地警局推行滅鼠運動，此筆乃集千鼠長鬚毛製作而成。（王庭政攝）

北局勢的不穩超越梁鼎銘的想像之外。

國民政府雖於1946年5月18日取得吉林省四平街市，然而，林彪所率領東北民主聯軍則在地方銳意推動土地改革，另一方面則整頓軍隊，伺機奪東北要衝的四平街市。東北局勢宛如風雨中的寧靜一般。1947年民聯再次攻擊四平街，受挫。梁鼎銘在〈浪淘沙〉中敍述當時的心境：「欄外影朦朧，詞盡胸中，無琴獨詠往來風，霧裡不分人是魅，一景寒空，月對石巖雄，觀變窮通，月藏雲際現光融，誰賞曲中長氣響。聲動秋穹。」隔年，再填詞〈浪淘沙〉：「江上雪紛紛，好景成文，霜冰不耐盡情霧，心訴馳思西子地，不問山昕，花素不含芬，如弔三軍，笳聲頻響滯春雲，戰馬畫成鞍未置，人醉歡欣。」戰局逼近，思念內地「西湖」家眷，戰地笳聲頻傳，國府尚無警覺。1947年春天他在吉林海珊中學

留下〈油然作雲馬陣圖〉大型戰馬圖。這件作品畫於松花江畔，據云當時完成後藏於海珊中學。〈油然作雲馬陣圖〉是他最為大型的水墨畫戰馬圖，彷彿雲霧騰騰，乍似狼煙漫漫，各類戰馬奔馳交錯。這件作品應為他二十餘年來戰馬作品的綱領之作。今日只見於梁鼎銘身穿長袍，立於作品旁的照片而已。梁鼎銘採用俯視與平視交錯並用的手法，使得畫面展現出前後不一，層層疊疊，撲天蓋地的躍動狀態。在東北期間，黃埔一期第七兵團司令陳明仁與梁鼎銘為舊識，多方籠絡，欲為己用。梁鼎銘不為所動，外加東北局勢動盪，為期僅四個月即辭去校長，取道瀋陽、北平、天津，於1947年夏天返回杭州。1948年3月4-13日，接收日本關東軍軍備完成的林彪部隊，改稱東北人民解放軍，以優勢軍力一舉擊潰東北剿匪軍。此一戰役，東北局勢急速惡化。海珊中學隨著國民政府在

梁鼎銘 油然作雲馬陣圖
1947 水墨 153×366cm
釋文：油然作雲馬陣圖
戰畫室主鼎銘

【梁鼎銘畫馬作品】



梁鼎銘 步步青雲 年代未詳 仿宣、水墨設色 66×34.5cm

釋文：毫端五色無塵土 步步青雲一紙天

卻是精神還未盡 誰為知己著長鞭 戰畫室主鼎銘

鈐印：鼎銘



梁鼎銘 蹄影 1957 水墨設色 76×31cm

款識：戰畫室主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右頁圖]

梁鼎銘 良玉勤王 約1951 磬紙、鉤勒設色 105×70cm

款識：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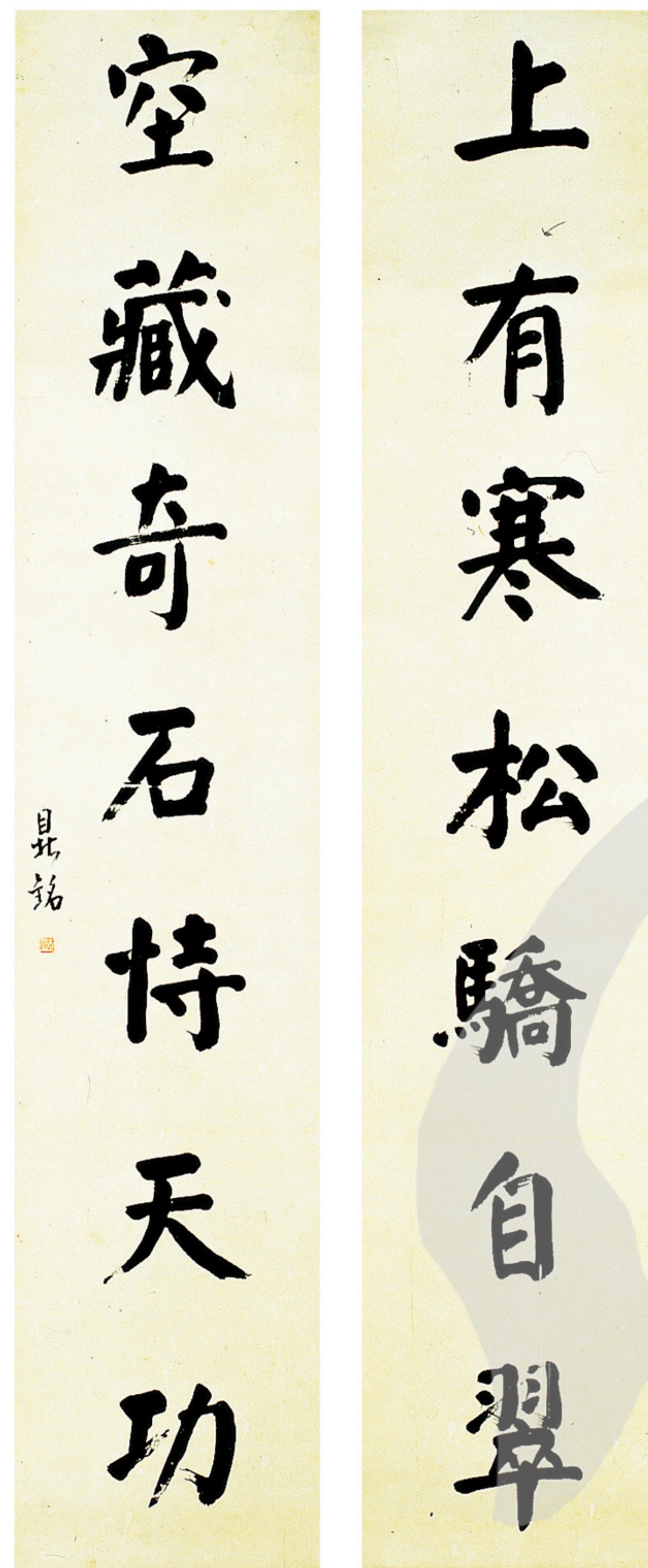


[左頁上圖]
梁鼎銘 仁者壽 1956
水墨 121×242cm
款識：鼎銘
鈐印：梁鼎銘印



[左頁下圖]
梁鼎銘 金門天秤馬 1953 宣紙、勾勒設色 30×34cm
款識：鼎銘
鈐印：鼎銘

梁鼎銘 八十壽 1959
水墨 180×97cm



[左圖]
梁鼎銘 寒松奇石（對聯）
年代未詳 書法 150×30cm

釋文：上有寒松騎自翠

空藏奇石恃天功

款識：鼎銘

[右圖]
梁鼎銘 鷹
50年代 木刻版畫
36×26cm

[右頁圖]
梁鼎銘 飛黃騰達
50年代 水墨設色
120×65cm
款識：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東北軍事戰役的一連串失利，如同中正藝專一般，煙消雲散。

1947年夏，梁鼎銘返回杭州，國內局勢依然戰和不明。這期間應為梁鼎銘最能安心創作的歲月。他定居於杭州岳王墳前卅號，為了餬口，這位享譽國內的戰畫家，改以傳統水墨畫謀生。他仿前人慣例，訂定潤例表。他的潤例表有一段前言：「昔日應酬，無物不畫，今限於精力，只擇所好者畫之，其他恕不接件。」此時，他的題材頗為明確，水墨天馬、松鷹（P108）、柳燕、松石、山水，人物畫則有達摩（P109）、鍾馗（P110）等。諸多題材中以天馬尺幅最為多樣。顯然，天馬乃是他當時最為鍾情，同時也是最受時人喜歡的題材。

這年秋天，梁鼎銘在杭州舉行大型展覽活動。我們從這段時期梁鼎銘所描繪的大型作品推估，這是他在中國大陸時期最後一次大展，〈西遷圖〉（P.111上圖）、〈虎鷹圖〉（P.112）等作品應該完成於此一階段。〈西遷圖〉是唯一一幅表現民族血淚的故事，描繪著抗戰期間軍民播遷重慶內地，逆溯三峽，淺灘、暗礁、急流、怒湍等的襲擊，人人自危，命如繫卵，九死一生。船家撐船，乘客驚駭，只有眾志成城者，方能度過難關。雖是流民西遷，卻意味著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虎鷹圖〉描繪著兩隻巨鷹奮戰三隻猛虎的場景，張爪攫奪，展翅俯衝，躍身怒視，翻轉擊搏，構圖特殊，驚心動魄。這幅作品以高度解剖學的知識，採用透





視的取景，異於傳統水墨畫那種怒而不威的傳神表現，展現搏擊、翻撲的驚險畫面。梁鼎銘將戰畫的精神轉用於走獸、猛禽的題材，開拓出前人所未有的領域與視覺效果。抗戰期間，梁鼎銘流寓各地，一方面創作宣傳畫，宣揚保家衛國，另一方面以水墨畫為養家餬口的手段。〈醒獅〉(P.115右圖)採用仰視，突顯出雄獅躍登山頭。杜甫有詩〈望岳〉：「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雲，決背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頗類此景。〈雄雞壽星蘭〉(P.115左圖)也是這段時期的作品，雄雞昂然闊步於岩石上方，一足跨出，一足收取，頭頂雞冠，正面迎視；同樣也是突破傳統水墨畫的鳥獸取景，顯示出雄雞的威武氣勢。杭州的定居，戰時八年的驚險生活終獲歇息。〈梁夫人像〉(P.114)一作則是描繪西湖邊，柳樹擺盪，雙燕翱翔，一部單車，頭戴遮陽帽，迎風向前。梁鼎銘將妻



上圖|梁鼎銘 達摩 50年代 木刻版畫 36×26cm 款識：鼎銘 鈐印：鼎銘

左頁圖|梁鼎銘 松鷹——雲清 1948 水墨 135×68cm

釋文：雲端飛倦聽松濤 爪得擎空一柱高 試飲飄風張遠目 上天下地一英豪 戰畫室主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右頁上圖]

梁鼎銘 西遷圖之三 1947

水墨設色 124×235cm

款識：鼎銘

鈐印：梁鼎銘印

[右頁下圖]

梁鼎銘 並駕 1947

水墨設色 30×35cm

釋文：丹美吾女寶之 鼎銘畫

鈐印：鼎銘 梁畫



國立臺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Arts

梁鼎銘 鐘馗 1958

勾勒設色 138×69cm

釋文：進士志猶遠 精神若鬼神

唐皇除夢夢 千載教今人

梁鼎銘畫

鈐印：鼎銘 梁畫





梁鼎銘 虎鷹圖(左堂) 1947

水墨設色 121×247.5cm

款識：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戰畫室

畫大話夢蠻生花筆狂

吹作鳥鶯

[右頁圖]

梁鼎銘 虎鷹圖詩 約1947

行書 63×25.5cm

釋文：風雷鼓舞降飛雄

赫赫山君兩目空

闊紙未能容物在

錦翎被捲霸場中

縱橫恃氣何時盡

幻滅留光永不窮

叱咤於今猶入耳

吟哦追與九霄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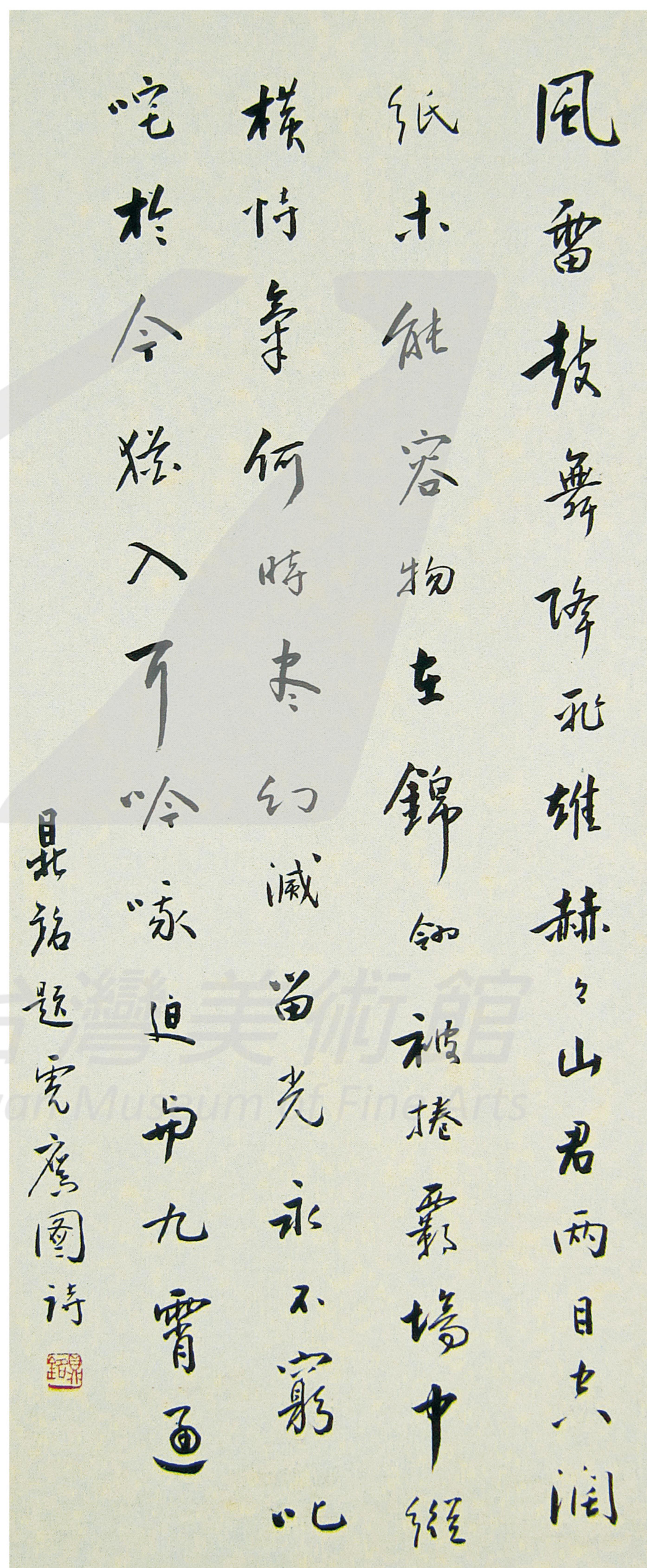
鼎銘題虎鷹圖詩

鈐印：鼎銘

予表現為現代女子的形象，勇往直前，積極進取。民國女子具有新時代精神與舊時代的連結。秋天的西湖詩情畫意，燕子飛翔，情趣款款。梁夫人並未展現開朗神情，而是在婉約神情中給人眉頭深鎖，心事重重之感。或許戰後的短暫休憩，依然難掩時代波動的餘緒。此時國共之間的戰事陷入膠著，表面上國民政府居於優勢，其實談談打打，打打停停，和戰不定，已然逐漸耗去國軍的戰鬥能力與意志。全國軍民歷經八年抗戰所換來的並非和平生活，而是更為殘酷的民族內訌。對於身膺國家畫師身分的梁家而言，國家的變動與自身的未來關係密切；身為梁鼎銘的夫人，身兼支撐家業興衰的重任。梁夫人在杭州西湖畔，豈能置身於國

共內戰之事外而不顧。

梁鼎銘在「靈谷寺畫室」期間，其戰馬之雄姿早已偉然成立，栩栩如生。此一階段之戰馬，乃是他試圖以西洋理論融會中國傳統水墨寫意精神的嘗試階段。梁鼎銘在往後寫作的〈論畫馬〉一文中，引用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夫象物，必在於形似，形似須全其骨氣，骨氣形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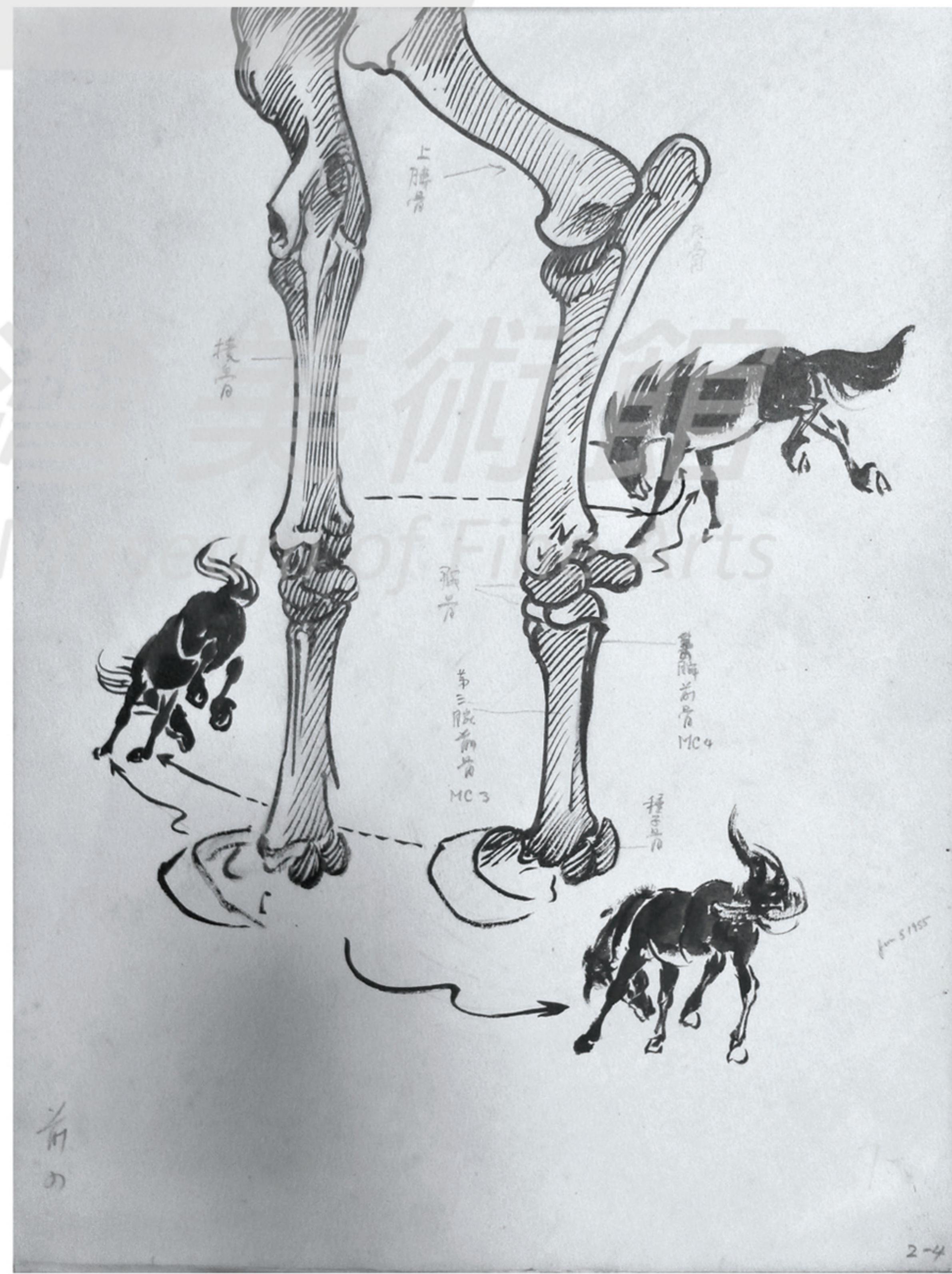


梁鼎銘 雄雞壽星蘭 1947 水墨設色 111.5×39cm
鈐印：鼎銘



梁鼎銘 醒獅 1947 水墨 135×65cm
釋文：長夜方睡醒 橫胸氣覆境 吼聲動谷風 百獸驚威猛
戰畫室主鼎銘捷筆
鈐印：鼎銘 梁畫

[左頁圖]
梁鼎銘 梁夫人像 1947 油彩畫布 102×73.5cm



皆本於立意，而歸於用筆，故工畫者多善書。」天馬是梁鼎銘深愛的題材。其表現建立在「真實」的基礎上，由此給予美善的特質。目前所見最早作品為1934年作品〈天馬徠〉，這是他嘗試戰馬的成果之一。異於李公麟傳統工筆馬匹的描繪，梁鼎銘以飛馳於沙場的奔騰天馬，展現出遠近、濃淡的精神。為了研究馬匹，他精心從事馬匹解剖研究。1923年，他曾獲得桂永清將軍贈與馬匹。梁鼎銘終日觀察駿馬舉止，駐足、躍起、奔騰，凝視、聚睛、嘶鳴，回首、轉身、止步，舉凡馬匹之型態與動作、容止與情性，盡皆用心觀察，體會再三。閱數月，梁鼎銘命軍中屠夫，屠馬以為解剖所需，不敢從事。梁鼎銘趨前舉槍斃其騎乘數月之馬匹。此後，則終日解剖，並草寫馬匹骨骼，製作骨架一具，日夜摸索，對照其生前速寫。梁鼎銘的天馬雄姿，開啟民國戰馬的高度表現力，足以與徐悲鴻之馬匹一較高下。戰後，國府局勢快速崩毀的時代，或許戰馬的雄姿才能使梁鼎銘奔馳於廣大無垠的天際。



徐悲鴻 六駿圖 1942 水墨 95×181cm (藝術家資料室提供)

[左頁上圖]
梁鼎銘 天馬徠 約1934 水墨設色
61×85cm
釋文：
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天馬徠，出泉水，虎脊雨，化若鬼。
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里。
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
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越昆侖。
天馬徠，龍之媒，遊闕闈，觀玉臺。鼎銘
鈐印：鼎銘 梁畫

[左頁左下圖]
東北馬首解剖 1947 水墨
39.8×27.5cm

[左頁右下圖]
天馬四肢骨骼 1947 鉛筆淡彩
39.8×27.5cm